



## 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

張熙若

近來日本向中國所提出的各項無理要求中以「華北特殊化」及「共同防共」二端爲最險惡。「特殊化」的最終目的自然是脫離中國，併入日本。「共同防共」本爲「共同防俄」之外交名詞，而「共同防俄」又爲以軍事控制中國之煙幕彈。兩者之共同目的自然仍是要實現「併吞全中國」那個舊夢。這是我們東鄰多年來千變萬化不離其宗的一貫政策。積極提倡者固多軍人，從旁贊助者豈乏文人。軍人的方法是努力造成所謂「既成事實」，文人及官僚的責任是將這些「既成事實」加以理論化或法律化。近來日本的外交官在南京極力作法律上「華北特殊化」的工作，同時日本的軍人在冀察晉綏一帶積極的進行他們事實上「華北特殊化」的固定計劃。雙管齊下，並行不悖，文武合作，南北並耀，真可謂開創日本大陸帝國之妙法。

不過「華北特殊化」的局面不是日本一方所能單獨造成的。中國的中央及地方當局，尤其地方當局，自始若能有精神上的堅壁清野政策和事實上的堅決抵抗方略，日本至多只能造成軍事佔領的狀態，萬無今日所謂「特殊化」

的怪象。不幸的很，我們的地方當局去年今日竟然樂于利用國際背景造成冀察的「特殊」局面于前（大家當然還未忘記去年十一月平津兩處「自治請願」的醜劇），我們的中央當局又復過于畏忌的承認此等「特殊」局面于後，于是「華北特殊化」便得到了初步的成功和法律的基礎。假使去年今日地方當局能嚴守國家立場不爲所動，中央當局能抱定寧願敵人事實佔領或地方公然背叛，不作法律承認的方針，堅持到底，則事態演變不見得定如今日之險惡。

以中國人而參加製造冀察特殊局面的工作，本已萬分不幸，但若能于所謂「冀察政權」樹立之後，適可而止，忠誠的擁護國家主權的完整，則去年十一月「自治運動」時的種種不當行爲或可見宥于世。不料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的一切設施都是向造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方向走。人家說華北情形特殊，我們也說華北情形特殊。人家希望冀察與中央減少或斷絕關係，我們也竟朝這條路上走。法幣的行使和現金的集中，人家說冀察情形特殊，不能接受中

央命令，我們也說黨察情形特殊，須通融辦理。走私的猖獗，我們不但不竭力協助中央設法消滅，反而另設機關，抽收低稅，結果不會在黨察境內變相的承認走私為合法。人家說關稅應減低，天津海關應歸黨察當局支配，我們也樂于附和其說，希望增加地方收入。凡此種種，何異與大盜共裂父母股體以圖一日之飽者。

近來更進一步的站在半屬自造的「特殊情形」的立場上，與敵人作不必有周旋，造成種種禍國的事實而不自知。一兩月來各方所傳的「四原則，八大項」，証以事實，當屬不虛。所謂「四原則」類皆空洞的幌子。其中最著名的二條，一為大胆欺世之「共存共榮」，一為不知所云之「互惠平等」。但是所謂「八大項」者却是具體而又具體，切實而又切實，其名曰據傳為：修築津石鐵路，開採龍煙鐵礦，華北通航，河北植棉，整理井陘及正豐煤礦，發展河北電氣事業，振興河北水利，塘沽開港等。津石鐵路現已開始籌備，龍煙鐵礦已經着手整理，電氣事業已在天津發動。其中最重要的通航一端已于本月十七日起次第實現。航線係以天津為中心，有天津至大連，天津至錦州，天津至承德三線。據本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載稱，除普通航線外，還有軍用航線三條，專供日本軍事人員因公乘

坐者，亦係以天津為中心，為津島，津包，津太三線。如此，在「黃郛政權」時代所未作到者，今日竟然作到了，謀人國者焉能不躊躇滿志。

當然，黨察當局必有他們的理由。不過他們的理由，自別人看起來，不是無誠意的，便是愚不可及的。據我個人所聞及在報紙上所見的約有以下數種。第一，中央無整個計劃，二十九軍不能單獨犧牲。中央無整個計劃，在去年此時，或者屬實，但二十九軍不能單獨犧牲的邏輯，我們站在國家的立場，不認個人或團體利益高于一切的人，却就完全不懂了。難道軍人連「守土有責」一句老話都沒有聽見過嗎？有人說，中央既不能為有效的援助，黨察首當其衝，似不能不委曲求全。這與事實不大相符。姑無論中央是否的真不能為有效的援助，退一萬步講，「委曲求全」四字無論如何解釋，大概總不能包括「自治請願」等假託民意的事實吧。第二，黨察受塘沽協定及所謂何梅協定一套的束縛，在去年夏間以前已經造成「特殊」情形，非黨察現當局所能負責。這在表面上似有相當理由，實則亦不盡然。自別人看起來，這也不外一種藉口。因為以上兩種協定，無論如何解釋，都不能包括阻撓法幣，坐視走私，豐台撤防，及最近進行的所謂「八大項」的禍國行為

。通航一事雖與黃郭有關，但黃郭既未作到的事，我們如果認為于國不利，何必又偏要替他作呢？第三，現在所有一切讓步，將來如果正式開戰，都可一筆勾消。這種議論未免幼稚可笑，因為我們作事只能拿現時的本身是非作標準，不應現在處處讓步，希望將來在假設的情形下再去翻案。而且今日事實上多一分讓步，即多一分束縛，多一分束縛，將來開戰時的優勢和憑藉也就失掉一分。軍人們豈並此理而不懂！

黨察當局的理由，無論真實與否，無論誠意與否，都是錯誤。既是錯誤，我們站在同胞的立場，為民族利益打算，總希望他們能覺悟，能認錯，能翻然改悔。現在中國的政治情形與一年以前大不相同了，黨察當局的耳目雖然常有所蔽當亦多少知道。一年以前還可藉口兩廣半獨立的狀態，在華北組織一個類似的機關以與南京對抗，現在兩廣已經完全統一，西南的割據局面已不復存在了。西南的割據局面既已不存，黨察的特殊組織又何必必要作此種僅存的碩果呢？

全國今日擁護統一，抵禦外侮的熱烈情緒，黨察當局豈能裝作不聞不見？黨察今日在法律，事實，及種種利害

關係上猶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而且與晉綏為鄰省，對於今日綏遠之被侵，豈能隔岸觀火，坐視不救？傅作義既能不以特殊環境自縛，宋哲元又何必以此自縛？閻錫山既可援綏，宋哲元又何獨不可？何況察哈爾為敵人侵綏之後路，而張家口猶在黨察當局手中，舉足之間，事半功倍，又何故竟如秦越相視呢？黨察當局一年來的種種錯誤，今日正是自行改正的大好機會，我萬分誠懇的希望他們不要錯過。

以上是對於黨察當局的批評和希望。至于中央，自亦不應因為過去一年間的關係視黨察為化外。中央對於黨察應按照保持及恢復領土主權完整的既定方針，振起精神，放手做去。我以為今日中央對於黨察有兩事應作緊急處置：一為明令取消分裂國家行政完整的黨察政務委員會，一為速令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及諸將領迅速出兵援助綏遠。前者是為完成國家真正的統一，後者是盡政府守土衛國之責。我想深明大義並有光榮歷史的二十九軍諸將士一定贊成這個用快刀斬亂麻的合理辦法。我希望統籌全局準備犧牲的中央當局能立刻採納我這個建議。

## 論日德同盟的傳說

微 塵

近日來報紙上紛紛傳說日本與德國已經訂立了一個同盟。這個驚人的但應早在意料之中的消息是一位華國新聞記者傳佈出來的。雖然雙方的政府當局還在竭力否認，日本的當局并且扣留及懲罰刊載這個消息的報紙，這個可能性極大的消息已經遍傳世界，各國的政府發言及報紙都已評論此事。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至深且切，它的外交以及一切與它有密切外交關係國家的外交，都應該為我們所深切注意。倫敦泰晤士報本月十八日的社論說：

關東軍之坦克車轟炸機之轟炸蒙邊，無疑將謂為反對蘇俄的自衛工具（見十一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第四版）。

據此以觀，這個同盟的傳說與目前我國舉國上下所察精會神來應付的緩東戰爭是有最密切的關係的。我們對於這樣切膚的問題究竟應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因此着實值得研究與討論。

欲明瞭這個傳說的意義我們不得不從整個歐洲的局勢裏去尋求這個傳說的背景。

現在最主要的法西斯主義國家是義大利與德意志。這兩個國家在世界大戰後受到種種的不平等待遇，它們在數年中，利用蠻橫強悍的手段居然得到極大的成功。許多人讀了他們這段恢復國權的歷史，發生無限的景仰，並且處處與我國的處境及希望相比擬，以為我們的問題與他們的問題正復相同，因此我們應本着孫中山先生「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原則，進而與他們攜手親善。至少我們應當極力同情贊助他們，以他們恢復國權的歷史為我們的借鑑。

這種見解是絕對錯誤的。在義德等國未曾恢復國權之前，他們屬於所謂「不滿意於現狀」的國家，他們的唯一企圖是一方面整飭軍備，一方面伺機而動。國聯處理中日問題失敗了，這正是他們的時機。一個國家可以在全世界注目之下，公然不顧一切的國際條約，進攻鄰國，奪佔他人的領土，而維持世界和平的國聯則簡直手足無措。這件事充分暴露了國聯的軟弱而給予義德一個最足珍貴的先例。所以在國聯之失敗不久以後，義大利也公然不顧一切進

攻亞國。國聯的譴責制裁它一概置之不理，終至併吞了亞國，并且威服了國聯及支持國聯的英法俄諸國。在國聯之失敗不久以後，德國退出了國聯及裁軍會議，恢復其軍備，進佔萊茵河非武裝地帶，并且最近自動撤銷凡爾賽條約的航行條款。近年來德國并且野心勃勃，與義大利携手，聯絡東歐的國家，在西班牙公然贊助叛軍推翻西班牙的正式政府。這樣義德等國早已不是「不滿意於現狀」的國家，正如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後也一變而不是「不滿意於現狀」的國家。照現狀看來，這三個國家同是蠻橫強悍的侵略國家，絕非僅是自力更生恢復國權的成功國家了。

他們的侵略行爲，除了因軍事未達到其目的之外，常常利用外交的手段。他們彼此勾結起來，彼此劃分界限各自進行，彼此贊助其與國的侵略。奧國的問題本爲義德兩國利害不同的問題，但是它們也想出了共同携手的辦法，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最近日德同盟的傳說之所以不足驚異，正是因爲日德兩國現在早已有劃分界限各自進行彼此贊助侵略的徵象。我們不要以爲德國遠在歐洲，一時尚無在遠東進行侵略的可能，故以爲并不足慮。其實日本在一般國際問題上可以贊助德國，德國在國際上又何嘗不可以贊助日本？這樣一經交換，德國便與中國發生了深切的關

係，德國便成了日本的聲援。

據報紙的傳說，日德的同盟將與最近義德間的協議兩相聯合。十八日羅馬哈瓦斯電云：

日本駐義大使杉村，頃于本日訪問外長有所商談，此間負責人士對於義國是否參加日德兩國反共陣線一說，不欲有所宣示，政界人士僅謂德國與日本現所談判之反共協定，義國極感興趣，對於談判進展情形，現正加以密切注視，蓋義國對於共產主義之見解，固與德日兩國相同也云。

照此看來，日德同盟的傳說若果實現，則義大利將來頗有加入的可能。在國聯處置中日問題的時候，我們每每私相慶幸日本國際地位之孤立，而自詡我們與別國一視同仁講求邦交，國際的地位較之日本優越萬分。現在看來，日本的國際地位不但不孤，並且將有兩個強梁爲他的忠實贊助者；我們的國際地位，自己以爲是面面圓通，其實才是孤獨可憐！這裏的教訓是不待明說的。

法西斯主義一個特色是其反對社會主義的主張。墨索里尼之興起與其反社會主義的主張有密切的關係。在一九一九年間，義大利的社會主義者有革命的企圖，在工業化的北部霸權市集政府，強行佔領工廠。墨索里尼在大戰以

前雖是社會主義者並且曾爲社會主義機關報的主筆，他鼓吹義大利加入戰爭使得他被社會黨開除黨籍。在戰事告終之後，他便正式的與社會主義立在对抗的地位，組織法西斯軍隊，用種種的方法來壓制社會主義的革命。現在的史家一致認定在墨索里尼組織軍隊之時社會主義已成強弩之末（他自己也曾如此承認），但是他的成功却得力於他對社會主義的口號。他自己後來視顏自命爲拯救義大利於社會主義的救星，一般不是歷史考據家的人民遂亦如是相信。希特拉的成功雖然有種種別的原因，「納粹主義」的反社會主義政策也是明顯的。在社會民主黨政府不能解決內政外交的難關的時候，「納粹主義」遂蓬勃起來，從而把握了德國的政權。借着國會縱火一件疑案希特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決了一切政黨，首先被解決的便是社會黨及社會民主黨。現在希特拉的政權雖已穩固，其根基仍然是建築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根基之上的。

有的人看了義德的反社會主義政策，遂與中國的剿共政策傳會起來。這個看法也是錯誤的。蘇聯的確會是一個到處提倡社會革命的國家，第三國際的確會是一個極爲活動的革命策動者，但是自從斯大林秉政以來，這個政策早已放棄；托洛茨基，齊洛維愛夫，卡米納夫嚴厲的被處分

便是一個明顯的証據。法西斯主義之反蘇政策（或稱反共政策）現在的發動，不是因爲蘇聯在義德等國策動革命，而是因爲蘇聯擁護集體安全的外交政策招致了他們的忌恨。蘇聯近年來一變其前此不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干係的政策，與美國復交，加入了國聯，與法國携手，與英國接近，主張維持現狀，尊重條約及國際信義，以集體安全的辦法保證世界和平。這個外交政策是與義德等法西斯主義國家的侵略企圖最不利的，當不待贅言而可知。這個政策與日本的侵略行爲針鋒相對更是明顯的事實，何況日本的大陸政策還有侵佔蘇聯土地的決心。因此這一群國家聯合起來，以防禦早已不存在的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爲名，爲其撕毀國際和平條約以圖侵略擴展的口實，實爲最自然的政策。我們雖然也受層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早思突出重圍，但是此時我們正受一個強暴國家的侵略，距離脫離不平等條約的時期尚遠得很，早非民國十七年時的局面。我們現在的國策不應該是一個破壞集體安全的國策，而應該是利用集體安全以制止侵略的國策。我們之利不在一個世界的大混亂戰爭而在維持和平的機構來制止強梁的暴行。法西斯國家政策之貫徹對於我們是只有害而絕無益的，實已彰彰明甚。

法西斯主義之又一特色是其神秘主義。它們都以爲自己有一個歷史上的使命待它們來完成：義大利的使命是恢復上古的羅馬帝國，德意志的使命是貫徹普魯士雄霸全歐的企圖，日本的使命是「遂行」其所謂大陸政策。它們完成歷史使命的方法是利用戰爭；所以它們的「領袖」無日不在宣傳戰爭是人類最高的道德。戰爭而成爲道德便不是專爲國防。它們的行爲早已證明它們具有侵略的野心，這個野心早已演成慘痛的事實。

對於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國家的行爲，迷信理智的英法美等國是不能了解的。它們以爲侵略總有目的，戰爭總有理由。我們細讀美前外長史汀生氏所著「遠東的危機」一書，或觀察國聯對日，對義，對德暴行的處置，總不免感覺英法美等迷信理智的國家的當局實在不能了解法西斯主義的真諦。它們想用冷靜的理智來限制侵略，它們想用折衷調解來緩和神秘主義的使命的完成。英法對日之不主張積極，法之祖義，英之祖德，處處表現它們實在還在十九世紀的理智主義時代，因此不免一再姑容，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坐令事體日甚一日的擴大。近來中國鉅大的損失，亞比西尼亞的滅亡，西班牙叛軍之節節勝利，這極高的代價已經使它們漸漸明瞭，蘇聯積極維持集體安

全制度的政策才是遏止瘋狂侵略的有效方法，雖則它們的觀望猶疑仍不免令人感覺它們還未曾完全脫離了十九世紀的樊籠，仍然沒有把世界的前途看得清楚，只在頭痛醫頭痛醫腳地枝節應付。

相信獨裁政治的人往往有見到墨索里尼希特拉的舉動而嚮往的情緒。這種情緒每每流於祈望中國也有一位墨索里尼或一位希特拉，同時也流於同情於義德的一切的趨向。這種態度是最要不得的。行政權的膨脹是近代政治的大勢所趨；中國也許真需要一個獨裁者。但是獨裁政治不過是政制的一種形式，在形式之下還有它們的國策。現在世界上有許多獨裁者，他們所揭櫫的國策迥不相同。聯合反對蘇聯的義德固是獨裁，蘇聯又何嘗不是獨裁？獨裁可以恢復國權爲目標，獨裁也可以舉兵吞併一個鄰國。袁世凱是一個獨裁者，現在提倡獨裁的人是不是也同情於他？我們不願徒在形式上胡亂同情，我們得在根本上去研究一下再去定其取捨。

在這個壁壘森嚴的國際現局下我們要作一個重要的抉擇。我們要認清國家的前途選定一條道路去走。西洋歷史上有兩個很有趣味的公式：英國的敵人一定是愛爾蘭的朋友；德國的舉止一定爲法國所反對。我不知道我們在選擇

朋友時是否也可以用這個有趣味的公式。

廿五，十一，廿二。

## 歐洲局勢與思想背景

潘光旦

今日歐洲的局勢，真可以說是混亂極了。然混亂之中也自有它的條理。祇是看種種軍事，政治，或經濟的關係，這條理是看不出來的，這條理我們得從思想的背景裏尋找。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條理在歐洲人自己未必看得清楚，恐怕還得讓我們東方人來加以指點。

西洋的社會思想雖有二千幾百年的歷史，但從大處看去，似乎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互為消長或彼此對壘的局面。西洋的思想家也似乎始終承認個人與社會是根本上無法調和的兩個東西。我們不妨先把這種互為消長或對峙的歷史很簡單的敘述一下。希臘人，尤其是雅典人，是一些很容易走極端的個人主義者。很早的所謂詭辯學派就建築在這趨向之上，他們認為凡是對個人有利的東西對社會也一定有利。蘇格拉底斯根本反對這種見地，認為凡是可以教人成爲一個良好的社會分子的品性一定也是可以教他取得自我安全與自我發展的品性。換言之，一樣講道德，前者主張各行其是，後者主張應遵循一個社會公認

的標準。柏拉圖與亞利士多德，一面承蘇格拉底斯的餘緒，一面鑒於個人主義的變本加厲，便都提出了一個側重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法，柏氏的『共和國』對於個人的自由幾乎不留絲毫活動的餘地。同時，希臘民族的內部，也早就有實行很極端的社會主義的一派，那就是斯巴達人。斯巴達與雅典的對立與各不相讓，我們也是知道的。希臘在將亡未亡之際，又出了兩個學派，一是以個人樂利爲主的埃畢鳩魯派，一是以社會大同爲主的司篤依克派。希臘是西洋思想的第一個大泉源，而終希臘之世，我們所見的祇是一個個人與社會互爭雄長的局勢。

基督教傳播到歐洲以後，我們滿以爲這局勢可以有些變化，事實却很不然。基督教原從猶太教脫胎而來，而猶太教的第一教義是以整個民族爲『得救』的對象，個人並沒有甚麼地位。及變做基督教而成爲歐洲人的唯一的信仰以後，它在精神上很早就分爲兩派。一派和羅馬民族的組織能力與法治天才混合，而主張極端的統於一尊主義。約言

之，即以團體為信仰的重心所寄。於是羅馬教會更應運而生，至今還維持着極大的威力。一派則與條頓民族的特立獨行的性格合而為一，一面以個人得救為重，一面以為個人對於教義有絕對選擇與解釋的自由；初期修道士的許多畸形的活動，以及後期宗派的四分五裂，解釋教義時的劈肌分理，各不相讓，都是一些很具體的表現。晚近社會主義或集團主義日趨發達，於是一向以「個人解釋」號召的新教徒中間，又時常發生「福音」的價值究竟是個人的抑或為社會的爭議。有一部分教徒且從而為所謂「社會福音」的提倡。猶太的宗教文化是西洋思想的第二個大源泉，而二千年來，流澤所被，也似乎並沒有能消除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隔閡。不但不能消除，並且有使它變成更牢不可破的趨勢；宗教原是一種以情緒為基礎的東西，基督教的統治所引起的種種衝突，自由思想者的淘汰起。到宗派之間的屠殺止，那一椿不是片面的宗教情緒為之厲階呢？

上文所說值得我們更綜合的觀察一下。希臘思想不妨說是個人主義的，是以理智的分析為重的；柏拉圖一類哲學家的努力祇表示一種抗議，並沒有發生實效。猶太思想不妨說是社會主義的，是以人我之間情緒的調和為重的。一部西洋文化史，據英國批評家安諾德的看法，就是這兩

派思想互相起伏的一個過程。他說，希臘主義給我們理智的自由探詢。所以給我們「光明」，猶太主義或希伯來主義給我們情緒生活的寧靜，所以給我們「甘美」。但很不幸的，光明與甘美似乎沒有能同時存在過。

再就近二三百年來教義的社會思想而言，情形也是一樣。「民約論」一派的思想家，使始終在個人與社會的分際問題上努力。我以前曾經說過，盧騷的所謂一般意志便是硬想把這兩個不能的東西拉攏在一起的一個如意算盤。穆勒約翰寫了一本自由論，名為專論自由，實則也無非是討論個人自由與社會制裁如何可以相成而不相害。嚴幾道先生翻譯此書，最後定名為「羣己權界論」，「權界」兩個字可以說是下得再恰當沒有，因為西洋社會思想所重的始終是權利二字，而所爭的始終是權利行使的界限。斯賓塞爾有一個論文集，專替個人主義作說客，尤其是反對國家干涉人民的教育，題目就叫作「人對國」，那「對」字用的是拉丁文的介詞 *versus*，正是兩個球隊比賽時常用的一個字。個人與社會的旗幟鮮明，壁壘森嚴，只此一個介詞，便已形容盡致。

個人與社會在西洋的對壘，始終是一個起伏與代謝的局面，而不是一個平衡與相制的局面。這一點上文所引安

諾德的話裏已經暗示過；事實上也確乎是如此。希臘羅馬的時代可以說是一個個人主義制勝的時代。自羅馬教會的確立，經中古時代，以迄於文藝復興，可以說是一個集團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勝的時代。自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以迄於歐洲大戰，可以說是個人主義由「否」而「泰」的時期。注重發明的科學，國家主義的政治，資本主義的經濟，都是這時期內的產物。但是從歐洲大戰以還，形勢又復一變，「剝」極了的社會主義似乎又走上了「復」的途徑而擡起頭來。許多新教徒的改入舊教，一部分立憲政治國家的轉變為獨裁，共產主義的由理論而趨於實踐，無一不是集團主義或統於一尊主義的具體表見。

但降至近代，西洋的思想背景比上文所說還要略為複雜一些。個人與社會的此起彼伏是西洋思想舞台上的一折老戲，固具如上述，但是在這老戲再度演唱之際，西洋社會裏又逐漸養成了兩個新的腳色，終於在社會與個人以外，也要擅一番勝場。這兩個腳色就是階級與民族。在歐戰以前的第二個個人主義時代裏，這兩個腳色已經練習得相當成熟，等到最近社會主義再抬頭的時候，它們也就出場了。

因為有這兩個新腳色的加入，歐洲各國的社會組織與

國際的政治壁壘初看不免見得異樣的複雜起來。其實明白了階級與民族這兩個概念與夫此種概念在一般人中間所能喚起的情操，這種複雜性就會見得減少。今日與以前不同的點，就是於個人與集團的衝突之外又添上了集團之間自身的衝突。同一是集團，同一建築在統於一尊主義之上，又何以會發生衝突呢？我們的答覆就是：這集團與那集團的階級基礎或民族基礎不同，或當事的集團自以為不同。

今日歐洲政局雖然混亂，九九歸原，並沒有跳出這兩種衝突所造成的陣線，就各國分論是如此，就國際合縱連橫的情形而論也是如此。德國是一個比較清一色的集團主義的國家；它的集團主義是建築在民族主義之上的。義國也是如此，不過其清一色的程度似乎不及德國，十月上旬便曾經有過一部分工人參加反法西斯活動。俄國也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不過他所由建築的基礎不是民族意識，而是階級意識。若用希忒拉的眼光來看，這種階級意識，也就等於民族意識，就是猶太民族的民族意識。總之，從嚴格的社會思想的立場看去，德，義，俄都是集團主義的國家，在這幾個國家裏個人的地位都是很弱小的，要是沒有階級與民族的意識夾雜其間，是談不上有甚麼森嚴的壁壘的。

英國是一個傳統的個人自由主義的國家，不過此種傳統

的地位，近來也有不能維持的危險，因為德國式與俄國式的兩種集團主義正不斷的向它進攻。十月十六日，海相賀爾表演說，曾經對國內法西斯黨與共產黨的活動情形，加以猛烈的攻擊；攻擊得越猛烈，便越見得傳統的地位已在動搖之中。同日自由黨執委會所通過的議決案也引起我們同樣的感想。法國的地位雖與英國相似，但一種『不歸楊，則歸墨』的趨勢比英國還要顯明。最近所謂人民陣線的發展，便是個人自由主義已經不得和共產主義携手的一大表示。十月十八日里昂伯倫在急進社會黨的宴會席上

，對於此點，曾經加以很坦白的說明。比國的情形本來是和英法相似的，但因為國小，又介乎德法兩大之間，一種左右做人難的情景，最是難免。最近王黨與內閣的衝突，以及中立的宣告，在在表示它的彷徨的痛苦。小協約國的地位，最初預備中立，最近則有側向德義一方面的趨勢，尤其是南斯拉夫。至於西班牙，我們可以不必說了，它是這兩派集團主義的最慘痛的犧牲者，前途無論是哪一派得勝，它那早經削弱的民族元氣非數百年不能恢復。別國越是幫它的忙，這種元氣的損失便越大，越不容易恢復。我們說早經削弱，因為它在十六世紀和以前，是先後曾經因宗教法庭和窮兵黷武的兩重關係，把民族的元氣大大的損

失過一次的。至於國際間合縱連橫的形勢，個人主義者與個人主義者結合，或俄國式的集團主義者與德義式的集團主義者各與其式樣相近者結合，可以推想而得，事實也都

在我們面前，可以不必多說。大體上不能不提的一句是，英法一類的國家，暗地裏雖未始不希望左右兩種集團政治可以因內閣（從社會思想的立場，不能不說是一種內閣）而彼此抵銷，事實上恐怕是不會的；要是安諾德的歷史眼光不錯，則大勢所趨，個人主義的民主政治也許會根本崩臺，亦未可知。

上文云云，初看不過是一些隔江觀火的話。不過我們要知道，隔江的火，若是太大了，尤其是在環海棧通而這江面已經是越來越窄的今日，要傳過來而成一種燎原之勢是很容易的。事實上，西洋的個人主義，我們在維新以後早就薪傳過來，左右兩派的集團主義，近來也先後有人很認真的介紹。這兩派或三派的思想也多少都有過一些試驗的機會，所引起的問題似乎也不比所解決的問題要少。說得更客氣一些，數十年來國是的混亂，這種思想上的爭鬪與信仰者的操切行事要負很大的責任。近代歐洲的混亂，自有其自己造成的思想背景為之厲階，種因食果，可以無憾。我們原沒有這種思想背景，至少我們的思想背景另

有它的來龍去脈，不同得多，而也不免吃同樣性質的虧，未免有些不值得了。社會思想的國際授受，當然有非我們所可完全左右的地方，但是假若我們明瞭最近歐洲大局的混亂情形，一大部分可以追溯到社會思想的偏激與不健全

## 漫游雜感(四)

陳之邁

，我們負思想介紹之責的智識分子，從今以後，至少也可以知道一些警惕。這便是作者草爲此文的最初的動機了。

(大公報十一月十五日星期論文)

### 「匪區」一瞥

從蘭谿我乘車回到金華，由那裏再搭浙贛鐵路到江西去。我在江西到了不少的地方，到處去考察我所想研究的問題。在「漫遊雜感」的緒言裏我便說明我不想做日記式的報告，所以我仍然是照以前的辦法隨便把感想寫了出來。

浙贛路上與我同車的又是一位外國人。他是一位意大利的飛機師。我不會問清楚他在南昌做什麼工作，但我知道他是與我們的空軍有關係的。凡是與軍事有關的，多少總帶些秘密性；我很难諒解這種心理。因爲現在的間諜密探到處皆是，所以我也不去同他攀談，他因爲我會講英文，同他談話容易，所以成天都拿了一本書在讀，似乎是怕我問他什麼是的。我不但不覺得他無禮，反而覺得他的確是能維持軍人的風度。

南昌是中國的飛機城。成天都可以看到飛機在天空上

翱翔，並且都是中國的飛機。我到南昌的時候，陳濟棠先生的飛機都已齊集南昌了。我住的是中國旅行社所辦的「洪都招待所」，廣東的六十幾位飛機師大半也都住在那裏。他們都是廣東人，還不大會說「官話」；我是他們的同鄉，可以同他們談天。我仍抱定了不去學新聞記者一樣亂問他們，他們告訴我什麼我當然願意洗耳而聽。但是他們却諱莫如深，一切都是閒談。他們的年紀都很輕，看起來很像北平各大學裏比較時髦的學生，一個個朝氣勃勃，精神壯旺，然而他們對於他們的職業與其有關的問題都是守口如瓶，在我把我的地位與職業向他們說明了之後，他們仍然是保守着緘默。這種態度是最值得佩服的。

近數年來江西最著名的事便是剿匪的軍事及匪區的收

復。我足跡所到的地方很有限，不敢對於這兩件大事作具體的報告或發表意見。在我所到的地方到處都看見剿匪軍事上所用的「礮堡」，在山頂，山腰，山澗，山窩，村落的附近，橋梁的兩端，在所謂「據點」的地方，隨處都看得見礮堡。礮堡看起來似乎不是什麼了不得的軍事設備，不但與外國銅鑄鐵壁般的防禦工事比較簡直有天壤之別，就是與中國現有的比較起來也是極爲簡陋。礮堡共分八種：圩寨容二萬人以上者，圩寨容一萬人以上者，磚石營礮堡，磚石連礮堡，磚石排礮堡，磚石班礮堡，土木排礮堡，土木班礮堡。這個區分的標準有二：其一是其容量，其一是其質料。就質料來講，圩寨應該能支持二十年以上，磚石礮堡應該能支持十年以上，土木礮堡應該能支持五年以上，小砲或槍礮都不能倭敵。我們在隨處可見的大約都是磚石排礮堡，高不過二丈，丈餘見方，堆砌的磚石似乎都沒有用多少灰泥來黏住，看來好像一種便倒似的。但是據軍事家談，這個東西却是剿匪軍事上一件利器：封鎖匪區，防禦流股，有顯著的功用。我們也許懷疑這種簡陋的工事在現代戰爭裏究竟有多少的功用，但是我們似乎可以相信，在綏靖地方上它們却是適合國情的一件東西。

共產黨在江西盤據多少年，他們的史跡，我們的記載

現在還非常殘缺。外國人到中國來考察的倒有兩三本書描寫那裏面的情形，中國人對於這件大事却除了無意識的宣傳品外很少記載。我們不能不認爲這是中國研究社會科學者的恥辱。江西南部的軍事是匪區的中心之一。那裏的行政督察員邵鴻基先生曾刊行了一本「寧都劫後調查記」，其中有數段有些價值，不妨抄錄下來作爲一種史料。

事匪始於彭彭王俊等，於民十六年肇亂，民十八年朱德毛澤東由井岡山竄出，經贛南，三月陷寧都，焚衙署，電報局，成立蘇維埃偽政府。嗣進剿軍趕到，已至螺螄舖，匪始飽掠而去。同年五月復竄寧都，原駐獨立團第七師賴團長世琮，激戰三日，卒因彈盡被圍，全團覆沒，團長死之；團附謝益群，及連排長，均被害，殺地方所謂土豪劣紳者三百餘人。迨六十九團至，匪又他竄，遂組織靖衛隊，聯合桂洛口清鄉，捕獲匪首王俊，於東韶山中誅之。及團部他調，彭彭乘虛攻城，靖衛軍將彭擊退。至臘底，朱毛之林彪部又陷城，拆毀城垣，盤踞半月他去。民十九年夏，股匪又兩次陷城，縣黨部邱沂生死之。匪設立南路辦事處於瑞(金)寧(都)邊境，侵入崗村，縣靖衛隊與石城團隊約，襲攻崗村，將

匪全部擊潰，匪首江源祥溺死。是年冬，朱毛彭各股匪會合，又竄寧都，并使羅匪炳輝猛攻翠微峯，不下，去之。是役也，靖衛隊與翠微避難者謀，誘獲匪首彭彭詠之。是年匪大股又入城，復圍攻翠微，八閱月不能下，而匪之偽機關次第成立，焚殺更酷。二十年六月，十八軍十一師將縣城克復，設黨政辦事處，翠微士紳同回縣城，分任地方善後事宜，未幾，十八軍他調，二十六路軍來接防；二十一年十一月，其部屬季振同旅趙博生董振堂等率衆叛，官民遇害不計其數。工作人員率同保衛團全部復據翠微，與匪激戰三日，匪稍却，全縣實行匪化矣。黃竹，安人兩寨先後攻破，獨翠微人士能與抗節，數月不下者，得地利耳。卒因求救之兵不至，糧盡，人病莫能興，遂於二十一年冬陷落，男女少長無一生存者。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第三路第十八軍克復寧都，進駐縣城，剩留之老弱婦孺及逃亡在外之人民漸次來歸……

這裏提到的翠微峯戰役，造成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淒慘故事。翠微峯在寧都縣城西四十里，山石的奇特是中外僅見的。這個峯四面壁削，完全是石頭，一筆直地孤登百餘

丈，最低的一處距地亦百二十丈。這塊石頭的中間裂開一線，曲裂到頂，線寬不過尺餘，磨礪而上，僅容一人。在峯頂上有地二百石，有水可飲。從前太平天國之亂時，寧都人有許多携眷避難在峯頂上，均獲免於難。此次朱毛佔據寧都，人民又相率登峯，據險以守。上面微引的一段說避難於翠微峯者「無一生存」，與事實稍有不符。現在寧都還有一人據說是二百多人中僅存的一位；前此張銳吳京超兩位先生到寧都時還同他談天并同拍一照留念。

共產黨在寧都組織政府，除蘇維埃省政府外并設縣政府，內務，教育，裁判，財政，經濟，土地，軍事，工農檢察，勞動等十部，此外并有監察委員會，政治衛生局，民警廳，區政府（屬於縣），鄉政府等組織。他們以博生縣城爲起點修築許多道路。他們在縣區鄉裏辦的有列寧小學，夜學，婦女夜學，俱樂部，識字班等等，并且每家懸掛一識字牌，連合四五家派一個識字的人去教授他們識字。他們并且到處辦有種種文化展覽室，夜校，書報所，消滅文盲協會一類的組織。他們的土地革命法，據部鴻基專員的報告：

凡有田八石至二十石者認爲富農；二十石以上至百石者認爲地主。凡分配田地時，每人五石至八石之

譜。此種標準以田之上下及村有之田多少為轉移，然地主，富農，道士，和尚，算命，陰陽，烟館，不得分焉。大凡紅軍分得之田為公田，交由地方人民代耕；人民分得之田為私田。耕種時先公後私，收穫後解交倉庫，轉給紅軍，實則以不見現之公債折價分給耳。凡地主富農均為衆人所不齒，胸給白布符號一條佩之，不佩者殺。

這個徽條的式樣如左：

第	某區
姓	或地主或劣紳或土豪
名	
號	公曆某年某月某日

據一位到寧都調查的人說，這種懸佩白條的辦法是很收效的。這種標誌應為人所不齒，已經「相習成風，一般人見到胸前佩有這種符號的，大都有掩鼻而過之慨」，可見這方法也是收了效果的（見袁嘯紅「失陷五年之寧都」，載「農村」，江西農村改進社出版，三卷一期）。

共產黨設立「國家銀行」，發行三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的紙幣，搜集婦女的首飾，搽以錫砂，鑄為一角二角的銀幣，五分一分的銅幣，作為銀行的基本金。一元的銀幣，他們并不自鑄，只將國幣收繳洋加蓋或

錘上「蘇維埃」字樣的硬印，便流行通用。他們的稅目極多，有土地稅，出產稅，進口稅，牛豬稅，花生番薯稅，抗日捐，救濟失業工人捐，接濟貧苦農工農捐，各種紀念日捐，赤衛軍捐，少先隊捐，撫卹紅軍捐，飛機捐，樓標捐，游擊隊捐等等，以外還有公債，節省，借穀，征罰等徵稅的方法。他們在那裏也辦合作事業，由工廠界普遍參加，以五元或五角為一股，有錢的出錢，無錢的出穀子，或以公債票入股。共產黨的江西合作總社設在寧都，省下設縣合作社，縣以下設區合作社及支社。

邵專員的調查報告說：

匪據寧都，設蘇維埃政府，其……種種設施，不遺餘力……然多行不義，公妻公產，邪說誘民，標殺無辜，股削鄉愚，斂怨為德，人心憤極，歐軍圍剿，斷絕匪之油鹽來路，彼乃熬硝土為鹽以資食料，搗樟樹為油以燃夜燈。人心至此愈益搖動，乃厲行其赤色恐怖，凡略具財產及稍有聲譽者即指為奸劣，殺其人及其妻子以斬絕其根株，沒收其財產，焚燒其房屋。且無論貧富男女，每殺有多至百入者。廿三年四月國軍克復廣昌，匪徒乃大肆慘殺所謂反動派，每日以數十計，夜殺為多，且不準收殮掩埋

，任其腐化暴露。其慘無人道，莫此爲甚！直至十月大軍克復之時爲止，寧都人口向稱三十二萬有奇。今所存者，殆四分三耳！城市之敗瓦頽垣，鄉間之村落皆虛，酷哉慘哉！

## 動的政 治

趙鐵寒

這一段寧都被匪後的慘狀。寧都不過是當時所謂匪區裏的一個地方，其它尚有許多縣份（有時包括四十餘縣）都經過類似的命運。不問誰是誰非，我們總覺得那裏的老百姓真是生不逢辰，爲什麼偏偏遭此浩劫。

建設與無爲的問題，近來似乎又成爲討論的題目，我願拿我個人的觀感和經驗，來証實這問題的一方面。

我現正服務於陝西某專員公署。這地方因爲交通蔽塞，教育落後，自從民國五六年到現在始終在兵燹匪劫中過生活，著匪白狼老洋人李長有都到過此地，徐海東就是在這裏發跡的。二十年的燒殺綁掠，造成地方的極度混亂，所謂無政府狀態，無警察狀態者，用之此地，不足彷彿其百一。

這裏的政府，說也可憐，過去若干年政令不出城門，政警法警不敢出城一步，一紙公文都無法傳到鄉間。城郊關廂，白查殺人，是家常便飯。公務員離開公署，就有性命危險。共匪土匪而外，又有團匪。說起這裏的團匪，較之其他各地尤爲特色，別處的團匪不過包庇烟賭，武斷鄉

曲，或是通匪窩票，坐地分贓。這裏的團匪却是割地分封，稱孤道寡，有的自稱團長旅長，有的自稱指揮司令，視其槍枝之多寡，定其轄區之大小，多者食邑幾千戶，少者也把持一村一社，在其勢力範圍內，派糧派款，生殺子奪，隨意所欲。有個耶穌教的傳教士告訴我：他有一次買些木料蓋房子，等他把錢遞到賣木料的手裏時，那人愴然下淚，問其究竟，才知道團匪派他五十元錢，限日繳納，這人別無辦法才拆了房來賣的。還有人在鄉間會親眼見過，有爲變錢給團匪繳款，揶着鐵鍋沿街叫賣的事實。爲了各色各樣的匪的蹂躪，商民逃亡的不少，我曾到一個市鎮，那裏原有四五百戶人家，百餘家商號，現在呢，僅僅剩了幾家燒餅舖和十幾戶人家。

在這樣的地方，這樣的環境，施政方針，似乎除了力

求簡易，甚至一事不作，以期與民休息外，別無他途。然而我們若從原因方面作一番縝密的觀察，便發覺不但不應無爲，實在應如蔣廷黻先生的意見，要實幹，快幹，不顧一切的大幹一番。

這裏的人民，生活程度低落得出入意表，而其浪費亦至足驚人。即以紙烟一項而論，不但吸者甚多，並且不是前門，就是粉包，稍爲講究一點的都吸三炮台，吸鴉片的更是更僕難數。鄉人辛苦一日，採得一擔柴，幾十里路挑到城裏，賣上三五角錢，却要先到飯館花錢買醉，酒足飯飽，再買些零食或是不必要的零碎東西，於是兩手空空回家而去。第二天再去採樵再來賣。稻麥五穀收穫一舉，賤價拋售，得錢亂用，等到青黃不接的時候再啗飢號寒的想盡方法糊口。

據說十幾年以前此地風氣並不如此，近些年因爲土匪如毛，閩匪遍地，人民之稍有資產積蓄者莫不身罹奇禍，影響所及，大家對於生產積聚認爲取禍之道，時間愈久，演變愈烈，乃有現在之危險現象。「你們日子過得這樣苦，爲什麼一有了錢就胡亂花用呢？」我會這樣問一個老人。他說：「自己不用，還不是得拿給別人嗎！」「至少收了糧食也要留些自用啊。」「哼！這老命還說不定那一天時

辰斷送哩，管它許多！」

「民窮財盡」，「與民休息」，我們不斷聽到這種呼聲。然而在此地若作這樣的主張，却是上下同歸於盡的死路一條。土匪如毛，閩匪遍地，人民對於生活態度消極，無一不是受了交通不便，文化落後，政府力量薄弱，人民無組織無訓練的影響。試問在這種局面下，除了急起直追的以種種建設事業來救治，還有什麼辦法？現在廣泛的舉幾個例說吧：江西四川剿匪的功成，軍事家從戰術上觀察，認爲是碉堡政策的成功；一般人從建設上觀察，認爲是公路交通的成功。究竟成功的因素是屬於前者抑後者，姑置不論。而在碉堡公路的建設開始時期，同一遭到國人的非難，則是事實。現在呢，事實已經證明，我們欲求自力更生，祇有犧牲一切，從事建設的這一條路可走。此次兩廣事變能得和平解決，得力於粵漢鐵路者不小，此點當爲國人所公認。

有人說：建設不要忘記民衆利益。其實凡是建設事業莫不與人有利益。又有人說，我們爲了國家現代化，要忍痛犧牲於一時。若依我說乃是作一偉建設事業，就減少一分民衆的痛苦。如果將與民休息的主張解作省錢省事，在省錢一端上，我服務的這地方可算例外，民衆把現在的浪費

移作建設就夠了。民衆是馴良而又最明利害的，他們的病入膏肓自己曉得的很清楚，決不怕爲醫病花錢，却怕出了錢而實際並不去病。所以我們在這裏試辦了幾件與他們確實有利的事，進行得很順利，人力財力並無多大困難。

誰都知道，要想救亡圖存，非把這老老大大落伍的國家弄到現代化的地位不可。要想走上現代化道路，必須拿出動的精神，以最大決心硬幹快幹，「動」「幹」則人力財力自然有大量的消耗，然而這消耗並非擲之虛化，其所得的代價

## 編輯後記

編者

當千百倍於消耗量。我不反對主張減少人力財力之浪費的主張，但是若以建設歷程中之某一種病態甚至一人一事之疵瑕，竟因噎廢食的主張無爲，我總覺得有些冠履倒置。我是絕對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我們幾千年傳統的靜止文化所賜予我們的報應，難道我們還沒領受得夠嗎？文化本身是具有惰性的，我們只怕一切動得不夠，却不虞過火。這篇文章，雖以一隅經驗立言，未必合乎各地的情形，但是在原則方面或者不會大錯的。

△張熙若先生這篇文章，從過去的事實論到今日應行採取的方針，篇末並有具體的提議，是一篇很透澈的言論。我們讀了張先生的文章，覺得除了他的提議外，對於中央我們也有兩點期望：第一，我們希望中央明白地宣布這次綏蒙之事是我國全國所協力抵抗的戰爭，積極地領導地方當局及人民共同禦侮；第二，我們希望中央能公開宣布在前方作戰的中央軍隊，並以中國全國血汗所培植出來的空軍之一部分到綏蒙去積極抵抗敵人的空軍。這樣我們可以

以宣告世界的人士，這次的戰爭是一個國際戰爭，而不是如日本所說的只是中國的又一幕「內戰」；這樣我們可以宣告世界的人士，這次的戰爭是中國的整個民族的鬥爭，而不是一個局部的問題，中國的軍隊，不分中央與地方的

軍隊，整個的是一個國防軍隊。近日來前方戰士的忠勇抗戰，全國民衆的慷慨輸將，實在令人興奮，實在令人深切堅信：中國是一個不能滅亡的國家！

△日德同盟的傳說已惹起全世界的注意。「微塵」先生這篇文章從國際現勢的立場闡述這個傳說的意義，及我國應抱的態度。「微塵」先生是一個國立大學政治學教授的筆名，他曾爲本刊作過許多篇文章。

△本期轉載了潘光旦先生的一篇星期論文。這篇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紛繁複雜的國際現勢。潘先生曾稱爲改正過這篇文章。

△趙鐵寒先生是一位從事於地方行政的人員，這篇文章供給我們許多很可注意的材料。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 兒童世界

新百  
一  
號  
紀念

## 特價預定

兒童世界創刊於民國十一年一月，兒童畫報創刊於同年八月，同為我國刊行最早的兒童閱讀的雜誌。除因滬戰停刊數月外，按期發行，從未間斷。兩誌始終以濃純正確知識，培養兒童健全身心為職志，均經教育部選定，認為優良的兒童定期讀物。兩誌新百號將出版，且值創刊十五週年，除積極充實內容及改進編輯方式，以盡本誌的責任外，特自即日起，至廿六年一月底止，舉行特價預定，以資紀念。

兒童世界內容充實，文字生動，材料力求與時令密切，適合小學中高級兒童的程度和興趣。特價期內，每冊只合國幣七分。零兒童畫報內容淺顯有趣，全部用特厚紙張四色彩印，美麗悅目，最合幼稚園及小學低年級兒童的需要。特價期內，每冊只合國幣五分。家長們及幼稚園和小學教師們，欲為兒童添購定期讀物，這次紀念的特價機會是再好沒有的了。

### ▼特價預定辦法

兒童世界	全年 二十四冊	特價一元七角
	半年 十二冊	特價九角
兒童畫報	全年 二十四冊	特價一元二角
	半年 十二冊	特價六角五分

(內在費郵內)

未滿期定戶得照特價提前續定，特價期限於廿六年一月底止。

## 商務印書館謹啓